



唐治中:为非遗喊号子

□史良高

唐治中先生是我们的“步友”，大家亲切地称他唐哥。几年了，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散步。我只知道他每天忙忙碌碌，不是去艺术团排练，就是参加演出。原以为，那无非就是一场游轮商演，或是和一帮“舞友”在一起娱乐健身。直到最近看了朋友发来的视频，我才惊异莫名：唐哥，居然把自己跳到了央视。

那年10月，央视《江山如画》节目组拍摄“国家级非遗”——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表演的《起桡》。节目先后在央视音乐频道和综艺频道播出。那是一场规模何等恢弘、气势何等磅礴的演出！主唱主演者是川江号子传承人曹光裕。

在20多名伴唱伴舞的演员中，唐哥是舞台前端10名头扎白头巾、身着白马甲、腰系红腰带的壮硕船工之一。他那1.74米的个头，魁梧的身躯，拔山扛鼎的动作，让我为之鼓掌叫好。

“唐哥是大明星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们“步友”中的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谈非遗，谈川江号子，谈艺术团的演出，夸唐哥真正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可

唐哥一脸羞涩，说，主演主创都是曹团长，我们只是跟着他伴舞，跟着他非遗吼一嗓子。大家都说，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团队精神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没有你们一群彪形大汉和姐妹们齐心协力的伴唱伴舞，如果靠一个人独唱，就没有了整个舞台轰轰烈烈的气氛，那也就不成为川江号子了。

自幼在长江边长大的唐治中，听惯了船工的粗犷嘹亮的川江号子，目睹纤夫“打霜落雪天下雨，一年四季滩上爬”的艰辛，退休以后有人推荐他进老船工艺术团，他想也没想就去了。开始他只想和大家一起演节目，让身心愉悦。渐渐地，他就萌生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他要和团队的兄弟姐妹一起抢救、发掘、保护川江号子，弘扬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果让川江号子在这代人面前断裂、消失，那就愧对后人。从此，他远离麻将桌，更加热爱自己的团队。他从走步学起，到整体造型，再到伴唱，一招一式都精益求精。

那天，我们请他唱川江号子，他边走边边来了一曲：

太阳出来照山坡哟

喊起号子把船拖哟
齐心协力往前走哟
船到码头把酒喝哟……
一身号子一身汗哟
一声号子一身胆哟
……

唐哥，在我的心目中真的算是大明星了！我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唐哥，可唐哥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他说在重庆这片土地上，有许多为川江号子的传承做出艰辛努力的真正明星，除了他们团队的顶梁柱川江号子非遗传承人曹光裕，还有他的师傅陈邦贵，还有蔡德元、吴秀兰等，他们都是地道的船工、纤夫，他们早年喊出的号子，是劳动的号子，是与狂风恶浪搏斗、与命运抗争的战歌。“今天，我们的川江号子虽然从朝天门唱到天安门（奥运会），从长江上游唱到下游（上海世博会），在国际大赛中捧回金奖，但那已是一种艺术的升华，是川渝这块热土上的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傍江而居的重庆人，只是为川江号子的传承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作者系中国石化作协会员)

吴国柱:唱川江号子的临时工

□马卫

岁月沧桑，一晃就过了20多年，那位叫吴国柱的男人，您还好吗？

那时，我在《三峡都市报》当总编室主任，要到涪陵工作，没有高速路，我坐船溯江而上。乘船是种享受，慢，但可以观两岸风景。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扶着栏杆，看大江东流，观重重青山隐没，心情爽快。

这时，前甲板上围着一堆人，在听一位男人吼川江号子。我曾经参加过《民间文学集成万县地区卷》资料搜集和县卷编纂工作，听到过不少船歌，当然也包括川江号子。

想不到，在这船上，我又听到了川江号子。这高亢、激越、苍凉的歌声，让我再次血脉偾张。

一曲唱罢，他已有点倦意，点上一支烟，稍作喘息。听的人，在他面前的草帽上，放上五角一块两块的纸币，也有给硬币的，他一一鞠躬致谢，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我上前给了5块钱。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他——一个子和比我，差不多，却比我瘦，起码少10斤，皮肤黧黑，看来营养并不是太好，还有奔波劳碌，额上皱纹历历。

接下来他唱《船夫歌》——

一出南津关

两眼泪不干

要想回四川

背个破砂罐

下去荷罗嘿

转来岩洞歌

没有铺盖盖

扯把梧桐叶

听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字字血，声声泪，那是桡胡子的苦难生活实录。

快吃中午饭了，我请他在船上餐舱去吃，他挺不愿意，说太破费，要拿出自己带的干粮——桐子叶苞谷粑粑，就开水吃。我劝他不要客气，算是我对他的采访付费，他才勉强同意。

男人有酒，心扉敞开。

原来，他是船工的后代，他爷爷和父亲，都是船工，爷爷是纤夫，父亲是水手。他是武隆人，叫吴国柱。他会唱船工号子，但他并不是船工，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听爷爷吼川江号子，耳濡目染，悄悄熟记于心。

本来他在船上煮饭，临时工，可是他偶然吼了川江号子，被人听见，而且听的人丢下钱，让他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头天卖唱，收到了30多块钱，他感觉已是不少。如果天天如此，就是临时工工资的两三倍呢。

他说，如果家里没有老人要医病，日子还能拖起走，老人常年吃药，生活就艰难了。

我说，你不是乞讨，而是民间艺人，人们给你的钱，是对你付出劳动的回报，是你该得的。

他天真地看着我，然后说：“你不会哄我吧？”

我拿出记者证，他才相信了我的话。

他说，爷爷怕是活不了多久，这次回家，想把爷爷接到县城好好医治。可是，手头的钱，还真不够呵。

他只能不停地在各条船上卖唱。上至重庆，下到宜昌。

生活就像江水，日夜奔流。2000年国庆后，我再次到涪陵出差，在船上打听吴国柱的事，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吴国柱，1963年生，属兔，一个质朴的武隆船工之后，曾用他那粗犷苍凉的川江号子，奔行在长江和乌江之上，觅求生活。

20多年过去了，他还好吗？我只能遥遥祝福。

我耳际响起他悲壮的川江号子——

脚蹬石头(嗨嗨嗨嗨)

手扒沙(哎，嗨嗨嗨嗨)

背上纤绳(嗨嗨嗨嗨)

把船拉(呀，嗨嗨嗨嗨)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评协会员，现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蔺承新:用毕生精力传承川江号子

□冉启蕾

脚蹬石头手扒沙，哎嗨嗨，嗨佐四股纤藤肩上拉，哎嗨嗨，嗨佐打霜落雪天下雨，哎嗨嗨，嗨佐一年四季滩上爬，哎嗨嗨，嗨佐哎嗨嗨，嗨佐哎嗨嗨，嗨佐哎嗨嗨，嗨佐……

这是中央电视台2021年1月中旬在人文华夏栏目中播出的《川江纤夫》中的主题歌，听起来让人震撼。这首主题歌的演唱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荣誉传承人蔺承新。

蔺承新，中等身材，五官英俊，快言快语，十分干练。一提起川江号子，蔺承新老师更是手舞足蹈，又是唱、又是比画，兴奋极了。

蔺承新的祖辈都生活在涪陵蔺市镇的长江边上，爷爷和父亲早年将生活交付给了长江。当知青返城后，蔺承新也当上船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蔺承新也下海了，当了几年的专业歌手后，又创办企业。

蔺承新说，无论工作有多忙，热爱音乐仍然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尤其对川江号子情有独钟，只要一听到川江号子那高亢、悲壮、悠长的声音，蔺承新便热血沸腾，激动不已。2006年，川江号子被评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久，在重庆市的一次同台演出中，蔺承新认识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江号子第一代传承人陈邦贵老师。那天晚上，蔺承新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萌发了拜陈邦贵老师为师的念头。

几天后，蔺承新找到了陈邦贵老师，表明了自己的心愿，陈邦贵老师见他对川江号子是发自肺腑的热爱，而且还掌握了不少关于川江号子的相关知识，便爽快地收下蔺承新。

从那时开始，蔺承新便与大师兄曹光裕认真向师傅陈邦贵学习，刻苦钻研。陈邦贵老师也将川江号子的技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两位徒弟。

在蔺承新的努力下，有关部门将沙坪坝区消防支队作为川江号子的传承基地，无论有多忙，他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消防支队，教官兵们唱川江号子，还组织消防支队的百余人，成立了重庆川江号子演出团，他多次带领重庆川江号子演出团，参

加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地的大型演出，深受观众们的好评。他也因此成为了重庆消防形象的代言人。

蔺承新还挤出时间多次到长江边上的涪陵、巫山、奉节、云阳等地采风，收集素材以进一步丰富川江号子的内容。此外，蔺承新还抓住赴全国各地演出的机会，演唱川江号子，宣传川江号子，让更多人了解川江号子，热爱川江号子。可以说，川江号子早已融进了蔺承新的生命之中！

按理说，功成名就的蔺承新退休后，本该享受轻松的晚年生活，可他并没有闲下来，反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宣传、传承他钟爱一生的川江号子。

5年前，蔺承新说服家人，将这些年从事经营的积蓄，投资30多万元拍摄了三集纪录片《川江纤夫》。2021年1月中旬，该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好评如潮；人民日报海外网播出了《川江纤夫》，在海外引起不小的震动。

2018年，蔺承新获国家级非遗项目川江号子荣誉传承人称号，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让川江号子永远流传下去。

(作者单位：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元宵晚会》于12日晚8点上演，重庆携川江号子、铜梁龙、大足鲤鱼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锅、榨菜、鸡杂等特色美食闪耀登台。

“千帆逐潮浪，浩荡出峡江，灯明千家暖，月圆万户甜，哎嗨嗨哟哟哟，一起来团圆哟！”雄浑壮阔的川江号子与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歌声交相呼应，喜气洋洋的情绪层层递进，让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又一次领略到新重庆的魅力。

川江号子是起源于四川、重庆一带的传统音乐。2006年5月20日，川江号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号为Ⅱ-24。

今天，我们通过三位唱川江号子的男人，一起去领略川江号子的魅力和演唱者的风采。

唱川江号子的男人们